

夢天文叢六

填補



冰谷詩集

(1995-2002)



冰谷簡介

原名林成興

祖籍廣西，四字輩，

生于霹靂州江沙，目前定居吉打州雙溪大年，為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永久會員。個人著作有：散文－《冰谷散文》、《流霞·流霞》。詩集－《小城戀歌》、《西貢，呵西貢》、《血樹》、《沙巴傳奇》。

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

冰谷贈

26.07.12

我讀《填補我們》

吳岸

馬學良與他的親兄冰谷出版詩合集，讀後作序，記得兩年前學良也曾找過他的詩集要我作序，當時因時間緊迫，加之身體不適，便婉辭了。只答應以後寫點讚賞之類

的文章。這次他從山打根打電給我，約為新書作序，我雖推辭也推辭不了。

收到詩稿時，發現詩集叫《填補我們》，覺得有些驚奇和納悶。原來這是各人對馬學良所寫的兩首詩的題目。

今年(32歲)的冰谷，是馬學良的弟弟，曾任馬六甲事務，可可園班管理工作，目前則在沙巴州與所屬門廊。這使他的詩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他在1993年出版的詩集《魚樹》作序，他曾把自己的詩與馬學良的詩融合在一起，另有一種特殊的韻味。

比冰谷年輕約25歲的馬學良，自1972年出版詩集《一輩子的夢》問世以來，連續已出版了兩本詩集和兩本散文集，堪稱是多產作家。詩能寫到日常生活中“澀給皆是”，這是不容易的。我讀白居易和蘇東坡的詩，就有這樣的感覺。他們的詩近乎日記，每到一地，每遇一事，都吟吟成詞，學良就有這種才華，他的許多詩，都是日常生活的印記。

學良在給我信中說，他與親兄冰谷的台鑒，作品不多，也

我讀《填補·我們》

吳岸

馮學良與他的義兄冰谷出版詩合集，邀我作序。記得兩年前學良也邀我為他的詩集《因為有風》寫序，當時因為時間緊迫，加之身體不適，便婉言謝絕，只答應以後寫點讀後感之類的文章。這次他從山打根打電話來邀約為新書寫序，我想推辭也推辭不了。

收到詩稿時，發現詩集的書名為《填補·我們》，覺得有些驚奇和納悶。原來這是各由冰谷和學良所寫的兩首詩的題目。

今年63歲的冰谷是大馬資深的作家詩人，曾長期從事樹膠、可可園坵管理工作，且遠渡至沙巴州與所羅門島。這使他的詩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我曾為他在1993年出版的詩集《血樹》作序，他常把自己的生命和植物融合在一起，另有一種特殊的滄桑感。

比冰谷年輕約25歲的馮學良，自1997年處女詩集《一輩子的事》問世以來，連續已經出版了兩本詩集和兩本散文集，堪稱是多產作家。詩能寫到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是很不容易的。我讀白居易和蘇東坡的詩，就有這樣的感覺，他們的詩近乎日記，每到一地，每遇一事，都能吟咏成詩。學良就有這種才華，他的許多詩，都是日常生活的印記。

學良在給我信中說，他與義兄冰谷的合集，作品不多，出

版的目的“純粹是爲了紀念”。既是爲了紀念的，當然具有着私人感情的意義，詩也不能算是他們的代表作，讀時對作者的某種尊重也是必要的了。

《填補》和《我們》，是冰谷與學良相互贈致的詩。先看冰谷的《填補》：

沒有倦意／恒在填補的路上／一如我們／天天在填補人生
當夜靜下來／在燈下／一天累積的心事／隨墨漬開始了旅程／不理窗外／今晚的月光／亮 還是／不亮／蟬聲繼續 還是／斷了

磨筆桿的人都是這樣／熬受千百度孤寂／還有懊惱／還有悲戚／皆因填填補補的人生／難免迂迴／更添曲折

再看學良的《我們》：

儘管詩篇／不能填補一生／讓孤寂的筆墨／一再迂迴
／夢 也生苔了／可是我們／還是我們

兩首詩都表達了彼此對詩歌藝術的執着，讓人想起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的詩句；而兩人之間的深情厚意更表露無遺。

但學良畢竟比較年輕，他的詩，雖有一種“曾經滄海難爲水”的色調，但他看見風，看見雨，哪怕是微風細雨，便也常常激動不已，卻又給人一種“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的滋味。

例如他的《年華》：“當夕陽西沉後／驀然發覺／影子不見

了／只剩下幾隻烏鴉／啁啾”。

其他如《記憶》、《歲月》和《生命探索》等篇，也有這種色調。

冰谷在《給學良畫像》一詩中就這樣描繪：

把影子／疊成江岸白頭的蘆葦

把記憶／寫成一片秋天的落葉

學良在詩中，也常有一種困惑。他以一種無畏的姿態向前走，拒絕後退，但是卻又不斷地回首，嘆息失去的足跡。對社會和人世，他總厭惡它的虛偽和冷漠，但又常感動於身邊親友的溫馨。

和學良比較起來，讀冰谷的詩，則有“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感覺了。這位長期在海洋和所羅門島上過着傳奇生活的詩人，詩中也寫漂泊的落寞、孤寂、悲涼、鄉愁，但是其終結又總是溫馨的回歸，你看他的《漂泊，爲了一條魚》：

岸的盡頭／南太平洋蒸着晚霞／色調悲涼／浩瀚的茫茫煙水／所以我的／漂泊 盡是懸崖壁岸／一片湛藍／一片無邊際的縹緲紛紛／是潮／也是浪／所以我像／一隻海鷗／漂蕩

無暇停憩／爲了尋覓 區區的／一尾魚（漂泊的盡頭／是坦蕩的歸來）

他在《誓盟》中寫道：

終有一天／那個疲倦的旅人／搖着扁舟／兩鬢含霜／掛上

一臉風塵／自遙遠的海上／歸來

他的《歸》，就更明顯了：

到了入暮／每一雙走出門口的鞋子／總思念起屋檐下／階
臺的溫暖

我始終堅信／離岸再遠的風帆／它的終點／也必是海灣

這是作者人生觀的自我寫照了。他雖然也寫孤寂，也寫悲涼，但卻又何其瀟灑，何其自在，這和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追蹤和征服一條大鯊魚的悲壯辛勞，又是一種怎樣的不同境界呀！

我在上面曾指出學良有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地寫詩的才華，但學良的生活閱歷畢竟還有待開拓，所以從他的《一輩子的事》到這本詩集，作品的主題難免有反覆的現象，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我以為，這種才華，對於一個生活廣闊、閱歷豐富的人，如學良的未來，一定能產生多姿多彩的詩篇。

學良的詩中雖有孤獨、寂寞、及對生命的無奈感，但也不乏有一種掙扎和等待，一種疲倦中的奮起，這正是這個時代青年可貴的典型性格，我相信，在義兄冰谷的關懷下，隨着新的覺悟和“沒有倦意”的創作歷煉，學良的詩必能展現新的豐采，一如他在《給妻》一詩中的動人的詩句：

以後的歲月

在任何風雨之後

陽光

總在前面亮着。

2003年10月20日 古晉葛園

目錄

- 1 我讀《填補·我們》 吳岸

冰谷詩選

頁

- 9 霍尼亞拉向西傾
11 且待風雨來佐證
12 果實的滋味
13 木桐
14 填補
16 所羅門島傳奇
18 元旦，在所羅門島上漂泊
21 今夜，你缺席
22 因為風的緣故
23 漂泊，為了一尾魚
24 孤獨變奏

25	給學良畫像
26	回鄉偶書
27	歸
28	聖淘沙島之旅
31	盆栽
32	所羅門紀事
37	垂釣記
39	蟬
40	鄉愁
41	晚歸
42	酒醒之後是紅塵
44	誓盟
46	驚寒的候鳥

林野夫詩選

頁

49	記憶
50	年華

51	歲月	45
52	我們	46
53	父親	47
54	生命探索	48
55	吃	49
56	給妻	50
58	清明	51
59	普濟寺	52
60	秋月	53
61	哭 佛	54
62	緣滅	55
63	再寫海口市	56
64	天涯海角——(1)	57
65	東山嶺	58
66	興隆度假村	59
67	天涯海角——(2)	60
68	香港渡輪	61
69	中環	62
70	檳城渡輪	63
71	蛇廟	64

72	極樂寺	12
73	檳城睡佛	32
74	關仔角	62
75	酩酊	82
77	上山·下山	88
78	路過安順	88
79	草風印象	88
80	擺渡	92
81	生命版圖	98
82	朦朧	102
84	問詩	102
86	父親的神州	102
87	我的邊陲文字	102
89	解剖林野夫	102
90	戰爭	102
92	京那巴當岸河	102
94	後記	102

霍尼亞拉向西傾

一． 騷亂起因

悶久了 在銅管裏
子彈爭著要
擺脫約束

終於 趁夜黑
驚天的一聲
爆響 它們獲得了自由

二． 和談

成人的臺上
演出
一則童年的故事

林間的炮聲繼續
有人在風扇底下
圍棋

楚河與漢界
繼續流血
有人爲 Sol Brew 的滋味爭吵

三． 和平紀念碑

登上了山
迎接遊客的
竟是一陣
絕望的呼叫

「都逾五十年了
致命的那些槍彈 依然
緊啃我們乾癟的靈魂」

且待風雨來佐證

——給待嫁的女兒珊珊

假如是鳥
是離巢時刻
征途 萬里迢迢
把羽翼的鍛鍊
交給風和雲

緊銜口中的
一串成熟的麥穗
要播在哪片土地呢？
俯瞰和仰望
一路盡是
好山好水好風景

總要覓一處棲身
於日落之前
哪一株樹可以當傘呢？
且待風雨來佐證

果實的滋味

——賀承志，藍衣新婚

今生無悔
簽下了誓盟
兩顆心疊成
一顆心
海枯石爛 千里同行
攜手建造一個窩巢
在鳥聲
最嘹亮的季節裏

果實成熟的時刻
滋味撩人 一如
今晚 芳香而飴甜

木 桐

——所羅門短句

鋼齒對著你的胴體

一陣狂吻

掙扎與呼痛

也扭轉不了劣運

便只好一絲不掛地

排成商品 在碼頭上

任由流浪的嫖客

賤價挑撿

你無法臆測

自己的命運

下一站是

鼎舉萬噸的主力

還是淪落陋巷

爲夜蛾提燈

填補

——兼致學良

沒有倦意
恒在填補的路上
一如我們
天天在填補人生

當夜靜下來
在燈下
一天累積的心事
隨墨漬開始了旅程
不理窗外
今晚的月光
亮 還是
不亮
蟬聲繼續 還是
斷了

磨筆桿的人都是這樣

熬受千百度孤寂

還有懊惱

還有悲戚

皆因填填補補的人生

難免迂迴

更添曲折



所羅門島傳奇

一． 獨木舟

流浪，是歸航
出海，為尋找一個
少風浪的灣港

二． 尋找美味

魚兒沿著
一條纖柔的絲線
尋找美味
上岸之後，凸眼張望
才驚覺，原來自己竟成了
別人的美味

三． 椰子蟹

屬於海

就接受滔滔的波浪敲打吧

偏要攀高望遠，與人爭鋒

落得折手斷臂

永遠回不了家

四． 椰子

經過渺茫的漂泊之後

你知道，一定要上岸

舉起綠色的旗

平靜的日子才啓幕

五． 落日

或者經已成了習慣

當下午六點鐘

太陽便將半顆頭顱

栽在邈邈的波紋裏

不停地浸洗它的絲髮

直到火紅

元旦，在所羅門島上漂泊

雲山外
故鄉和親人
在茫茫中
等我

這時刻 我竟
身不由己
被多情的浪花
牽纏 捲上了
南太平洋的斷岩
不盡悲涼 荒蕪
倥偬像一隻啄木鳥
飛不出那片
濃密的蒼鬱

有時忘記日子也是種快樂
心境澄明
仰首俯瞰
陽光 始終如
一匹迤邐奔流的清泉

二零零零年二月五日

我比太陽和公鷄
早起 在多風雨的山寨
獨自
吹響了海螺
叫黎明用微溫的眼神
凝視
黑皮膚的土人
排成壯觀的隊伍
吶喚 舉刀
嚴陣出征
不是獵取人頭
是開荒闢野
刀起 刀落
把衆樹多髮的頭顱
連同參天憨直的軀體
一齊砌下
讓懷鄉的棕櫚樹

盤根在異域
綠成一幅
熱帶風景

二零零零年元旦
在所羅門的荒島上
我是一枚
讀不懂日曆的貝殼
被浪花踉蹌拔起
又拋下
土人忘了
疲憊
而我忘了
鄉愁

今夜，你缺席

——悼韋暈先生

落日的殷紅
自那年被
烏鴉悄悄銜走
港上的黃昏便
一片陰沉了
就像今夜
所有的燈族雖也上班
卻因了你的缺席
每一盞
皆走入了暗淡

附記：1996年6月29日夜，筆者出席了由大馬作協召集在中華大會堂舉行的“韋暈先生追思會”，本詩於當晚當眾朗讀。

因爲風的緣故

港灣裏歇憩的風帆

因爲風的緣故

它張開翅膀要出海

雲在天際默默沉思

因爲風的緣故

它忙著一山飛向一山

因爲風的緣故

蒲公英總是把心事

挾在小小的傘裏

因爲風的緣故

我再次流浪

離開故鄉 心向故鄉

漂泊，爲了一尾魚

——所羅門短句

岸的盡頭
南太平洋蒸著晚霞
色調悲涼
浩瀚的茫茫煙水
所以我的
漂泊 盡是懸岩壁岸
一片湛藍
一片無邊際的飄飄渺渺
是潮
也是浪
所以我像
一隻海鷗
漂蕩 無暇停憩
爲了尋覓 區區的
一尾魚

(願漂泊的盡頭是坦蕩的歸來)

孤獨變奏

踟躕在海岸
一個人
在貝殼的嘆息裏
等待暮色

總在這個時刻
浪花 風情萬種的
一路跟蹤我的足跡

它在無意間
安撫了我
孤獨的影子

給學良畫像

把青春
典當在二胡的弦上

把影子
疊成江岸白頭的蘆葦

把記憶
寫成一片秋天的落葉

當你找回了自己
詩句卻紛紛掉落路上

當你的衣袋挾滿了詩句
卻忘了回家的方向

回鄉偶書

母親乾癟的手握過的
膠刀，朽了
伴我度過無數風雨和貧苦的頭燈
在牆角下伶仃蒙塵

田邊那片小小空地
飄過幾許菜豆花香
而今種滿著荒涼
被母親捏瘦的
那根鋤頭，晚風裏
獨自蕭瑟

景物與記憶
早被風霜一一梳落
唯獨母親慈祥的顏容
恒在我的心田
隨歲月衍長

遠坐成了一尾魚

三、單軌火車

歸

到了入暮
每一雙走出門口的鞋子
總思念起屋簷下
階臺的温暖

我始終堅信
離岸再遠的風帆
它的終站
也必是港灣

聖淘沙島之旅

一． 吊車

浮在半空 一間
小小的玻璃房子
讓貪婪的瞳眸把
高低不平的水泥森林
看成迷人的風景
把紊亂不堪的交通系統
拍成難忘的記憶

二． 魚尾獅之謎

日日夜夜張大口
不是怒吼
莫非想品試
海峽如雪的浪花
因忘了日換星移

遂坐成了一尾魚

三．單軌火車

急馳的一條飛龍

吐霧吞雲

在叢林和高樓之間

穿進又穿出 呼嘯著

在混沌與文明的邊緣

尋找

自由的出口

四．博物館

走進了時間隧道

才驚見 原來

淡馬錫百年前

不過是一個

小小的曬魚場

只張掛著五十幅

破爛的魚網

百多年來
經過風雨不斷的沖滌
把所有悲涼和汗滴
拼湊成一座
燦爛的城

附註：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間與妻由所羅門群島返馬途經獅城，
留宿一宵，因而有緣往聖淘沙島作半天遊。

盆栽

向上的一顆心
被定期的刀剪
所延誤 根鬚沉悶在
小小的陶瓷裏

由於不斷被
扭曲 綑綁 拗折
終被矮化成畸形
在同類恥笑中
生命默默地承受
壓抑的苦難

我多麼地仰慕
向上 把雲朵掬於懷中
向下 根鬚自由舒展
淺嘗河溪的甘露

所羅門紀事

1 . 霍尼亞拉景觀

從東到西
區區十公哩範圍
馬路
經年累月
總是拉緊
一把長臉
撫摸著纍纍傷口
向兩旁的建築
吐訴
胸臆間一系列不平

Ranandi 道上
有一抹彩霞
在鳳凰樹頂
焚燒著

一焚便焚紅了
馬路和天空
熱氣薰天
連行人的黑眼睛
也逗得噴火

到了傍晚
商店便開始謝客
大門依然打開的
門上不是掛著 Bottle Shop
一定是 Casino 的魔眼
向來酒杯與輪盤
最能令人消受
若步履蹣跚
店前或屋後任由選擇
沒有誰干擾你入夢
除了風
除了蚊子

附註：霍尼亞拉(Honaira)為所羅門群島的國都，在Guadacanal島西岸，地方雖小，卻有四間賭場，和許多賣酒的Bottle Shop，雖貴為都城，但霍尼亞拉的道路終年千瘡百孔，沒有修補；唯路旁種植的鳳凰木開得火紅，十分燦爛和壯觀。

2. 土人的哲學

都可以不要

米與麵包

礦水與可樂

圓臉的蕃薯

正鬧著爭出土

熱情的香蕉

風中不停招搖

Tombo 河的清流

比可樂更可口

都可以不要

電流與車子

嬌柔的月光比人情溫暖

出遠門

Canoe 是舟也是車

明天有事

明天才清醒

夜裏最好數星星

所有的火山都睡了

我們比太陽還清醒

3. Tombo 河

清純的流水
被一河的嶙峋
擊出了歌聲
沿著時間
一路順序地唱下去
直到藍海才
變換調子
交融成潮和浪

Vangunu 山高而遼遠
Tombo 河隱秘的源頭
只有白雲才知道
它輕鬆的流程即使
最狂暴的風雨
時刻 它依然守身
堅持原始以來的玉潔冰清

它淙琤不絕的冰涼
成為流程中口舌的甘露
小孩帶著夢與童謠
與魚兒蝦兒合奏

從早唱到晚
從小唱到大

篤篤的伐木聲
漸漸地挨近兩岸
爲 Tombo 河唯一的心事

附註：Vangunu島的河流特色，是所有河的河床均積滿大小圓石，不見沙泥，所以終年冰涼見底，土人飲用，不加燒煮。

垂釣記

——所羅門短句

把錨種在
深深的
海底
絲線沿著
長長的鄉愁
垂
下
誘引
鱗鰭的呼吸
丈量
流浪日子的深淺

一抖
線緊了
接著是怒目突眼的
一陣掙扎
豐富的晚餐

於是形成
 當清蒸上桌
 始發覺 竟是
 一盆
 不堪咀嚼的
 相思



蟬

呼喚山
沒有回聲
呼喚樹
沒有回應

而我們
幾千年來
不斷以情感
分享
你的哀愁

一如杜鵑之
嘔心瀝血

鄉愁

終於了解
落寞心情的滋味
在漂泊的港灣

翻完了三百篇
竟找不出一句
比我更沉重的
鄉愁

晚歸

銜著晚霞的餘暉

倦鳥

投入了林間

鋤頭和刀斧

也開始想念

屋簷下的悠閒了

踩著蹣跚的影子

身心最是疲累的時刻

也是精神最振奮的時刻

因為炊煙

正向晚歸人

溫馨的招手

酒醒之後是紅塵

——賀學良弟新婚

曾經拒絕春天的那個人
終於了解
梅花綻放
爲的
不是路人

他苦心經營
近乎四十年鑽研
終發現
人間
沒有一條路
是垂直的

讓愁緒盈懷
不如狂飲三百杯
朦朧時
詩潮洶湧

心存快意
一路皆風雲

酒醒
方知墜落
紅
塵



誓盟

相思這回事
好久好久就
已經沉甸了

到了這種年紀
風鈴的輕語
早掀不起悸動
晚霞散盡之後
唯有等待
夜空點亮星河

夜深了
有寒露自簷前滴下
你記得把窗緊掩

終有一天
那個疲倦的旅人

搖著扁舟
兩鬢含霜
掛上一臉風塵
自遙遠的海上
歸來



驚寒的候鳥

當我孤獨爲驚寒的候鳥

那個避雨的地方

妳小小的守候

成爲棟樑 擋住

千萬個嘆息

和漫天紛飛的煙雨

我臨行前你揮揚的手勢

淒迷如霧

涉過千山萬水

你投入我行囊的一紙表格

歸期這一欄

我仍在猶豫著 該

如何填寫

若我半生的漂泊
令你如杜鵑泣血
我願在驚寒過後
給你驚喜 像
晚歸的一隻雁
一路飛行
向著故鄉多雲的天空
一路尋覓
你的踪跡

此刻 我望見海的彼岸
有一口窗開著
燈火朦朧 夜寒風輕
讓思念流成夢裏的月光
在我們心扉
如燈 久久亮著

林野夫詩選

記 憶

把流逝的歲月風乾
腌成榨菜
密封甕內
待年老之後
用來伴粥
細細咀嚼
然後讓眼淚
滴下一生的感動

年華

當夕陽西沉後
驀然發覺
影子不見了
只剩下幾隻烏鴉
啁啾

歲月

腳步走得越快
年華越蒼老
在回首之時
影子
甚麼時候
變得如此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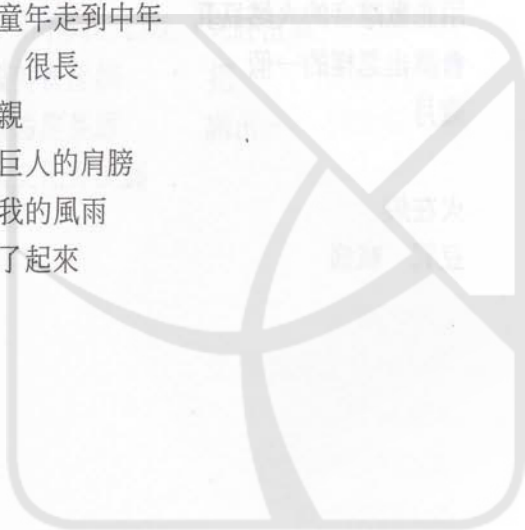
我們

——兼致義兄冰谷

儘管詩篇
不能填補一生
讓孤寂的筆墨
一再迂迴 曲折
夢 也生苔了
可是我們
還是我們

父親

從童年走到中年
路 很長
父親
以巨人的肩膀
將我的風雨
扛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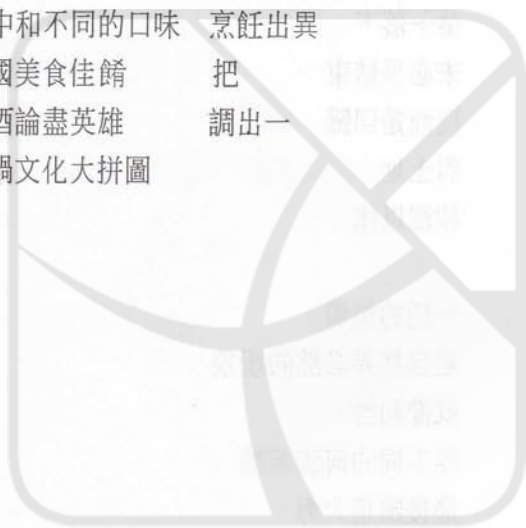
生命探索

用悲歡離合的火燃豆箕
會熬出怎樣的一個
歲月

火在燒
豆箕 喊痛

吃

中和不同的口味 烹飪出異
國美食佳餚 把
酒論盡英雄 調出一
鍋文化大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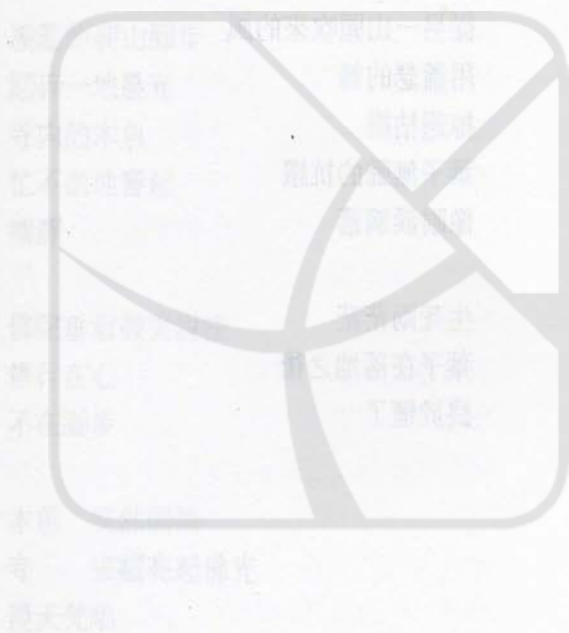
給妻

葉子落下
未必是結束
反而是回歸
與土地
相濡以沫

一切的循環
是自然界必然的現象
就像和你
從不同的河流奔騰
最後匯集大海

用一輩子璀璨的星空
溫暖每個夜晚
然後用深情秧植愛苗
讓你擁抱愛的結果

以後的歲月
在任何風雨之後
陽光
總在前面亮著



清 明

從另一山頭吹來的風
用蕭瑟的舞
掠過枯樹
葉子無聲的抗議
像眼淚滴落

生死兩茫茫
葉子在落地之後
終於懂了

普濟寺

凌亂的朝山腳步
踏碎一地晨光
寺內的木魚
忙不迭地響起
喊靜

佛陀垂眉微笑說法
修行在心
不在腳步

木魚 突然開悟
寺 雀躍亮起佛光
漫天梵唱

秋月

終於
月亮露出了端頭
把一抹瀲灩
撒在煙波上

連綿的海岸線
無處不是潮浪
是誰響起快樂的笛聲
在無垠的夜空下
與潮聲附和

是秋天的月亮嗎
浪花 交頭接耳的竊語
探測

只有月亮
知道

哭 佛

佇立千年
摧毀後的文化古跡
依然垂眉 微笑

塵埃落定的絕望中
佛 不哭
我哭

後記：阿富汗炸毀千年站佛有感。

緣滅

既然緣盡於此
只好讓瑞相
消失在煙飛塵揚中
讓一切法
留給衆生
思考

後記：阿富汗炸毀千年站佛有感。

再寫海口市

高聳林立的大廈
開始佔領天空
穿起西方資本主義的外套
讓藍色玻璃窗反射光線
以日出東方的光芒
眩暈歸僑的方向

天涯海角——（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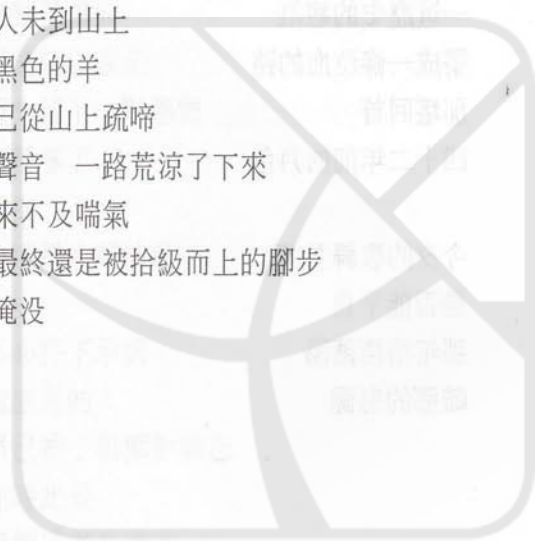
已經到了盡頭
還能走下去嗎
一波又一波的浪濤
不解的問

星光 漁火 燈海
讓旅人帶走回憶
只留下嶙峋的石堆
發愣

註：天涯海角乃海南島南部三亞市旅游景點之一。

天替 東山嶺興

人未到山上
黑色的羊
已從山上疏啼
聲音 一路荒涼了下來
來不及喘氣
最終還是被拾級而上的腳步
淹沒



興隆度假村

一道歷史的疤痕
築成一條泣血的路
那堪回首
四十二年前的月色

今夕的歌舞昇平
是否能平息
那年浩浩蕩蕩
離鄉的悲慟

註：興隆度假村位於海南島萬寧省內。

天涯海角 —— (2.)

——寫給中原人

來到了盡頭
豈能望望就走
至少留下一點感慨
這就夠了
歷史
永遠是心底的痛

不必許下承諾
被放逐的人
早已被千帆椰影淡忘
此時此景
我們僅僅是過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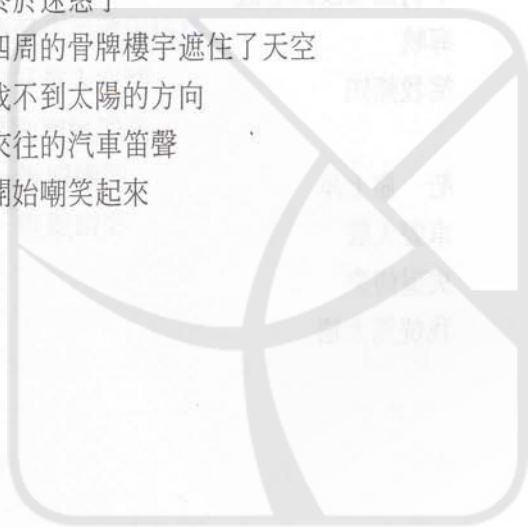
香港渡輪



來了 又去
總是不能停歇
以深情的航道劃破水面
留下一條條的水痕
叫匆忙的渡客
猜測水紋的意義

中環

終於迷惑了
四周的骨牌樓宇遮住了天空
找不到太陽的方向
來往的汽車笛聲
開始嘲笑起來



檳城渡輪

不明白橫渡的意義

海峽

笑我無知

船 靠上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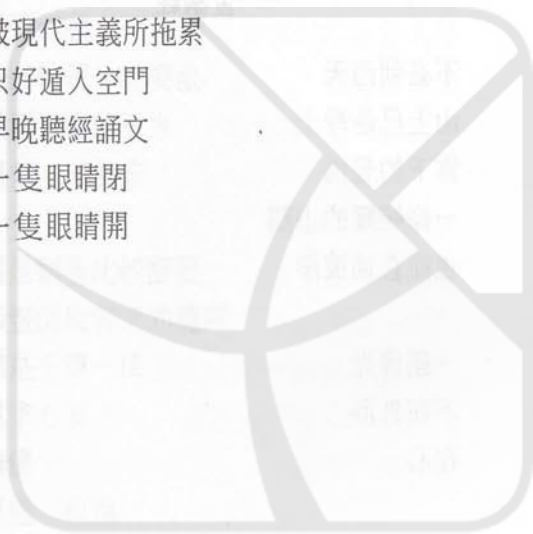
車聲人聲

夾道傳來

我恍然大悟

蛇廟

被現代主義所拖累
只好遁入空門
早晚聽經誦文
一隻眼睛閉
一隻眼睛開



極樂寺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金剛經

不必到西天
山上已是淨土
當下的覺悟
一條蜿蜒的山路
也能直通彼岸

一座佛光
不在外形
在心

檳城睡佛

累了就躺
不必執著一定要坐
反正眾生的香火
很燻 很迷茫

還是躺著比較舒服
橫豎信眾每天的禮拜
都是千篇一律
只求心安
離佛
很遠 很遠

關仔角

當人聲被抽掉之後
堤岸的濤聲
就顯得單調

不同流派的嘴巴
吃掉不同的主義
屹立一旁的樓宇
嚇得驚心膽跳
趕緊推出一招‘後現代’
以保城門不失

酩 酩

酩酩的結構

除了酒精之外

文字的蜚蜚

該是言外的顛覆

去解構酩酩的意義

我們的腳步

是一首亂七八糟的詩句

我的 您的

誰才能寫得出清醒

被酒精釋放的矜持

在不羈的思路狂奔

此刻千金散盡

難買逍遙

突然 您也前衛起來

我跟踣向前一跌

您說：「爲甚麼不借我肩膀一用？」

三分醒的感動

已把您擁住

「大哥，借肩膀一用！」

後記：在檳城與義兄醉醺醺遊植物花園有感。

上山。下山

登上了山
天地是闊了
我們卻變小了

下山
我醒來了
您卻打盹了

後記：與義兄登檳城升旗山有感。

路過安順

用歷史入詩
河水
一下子泛濫過來

屹立河邊的塔
斜著身 傾聽
顛覆的歷史
甚麼時候落幕
然後可以將包袱
丟掉

我 路過
輕易解構小鎮
把記憶重建於想像
待離開後
再把印象
還原

草風印象

以草的形象
向風說
滾開
我不需要彎腰

風怔了
只好 飄向大海
盪向虛空

幾個天真小孩
在風過後
拍著手
唱歌

註：草風，原名陳永安，馬華文壇著名兒童文學家，定居霹靂州金寶小鎮。

擺渡

雖然有風雨

再度探測鏡框後的精彩
企圖尋找生命的真理
在風雨飄搖的長河中
還剩下甚麼

還剩下甚麼
答案在擺渡之後
在雙眸堅定而發亮時
找到了

於是
心裏的風雨也停了

後記：與小黑在紅土坎海邊閒聊華教問題有感。

生命版圖

隨著列車
在星光軌道中南下
我的離開
是營造一夜的悲情

分不清是離家 還是回家
您說：「不管是離家 還是回家
下一次的重逢 是喜悅的。」
只好把情緒交給黑夜處理

把生命分割為二
一個在東 一個在西
讓回家和離家不斷交替

南下之後 生命版圖
多了一塊吉打州

朦朧 命主

你朦朧得像詩

月光 只好沉澱水中
浮上的 只是一層水紋
閃爍著一張
你的臉

風叫起來了

嗖 嗖 嗖

樹 被逼擺枯枝

把僅有的葉子

脫掉

朦朧 朦朧

水 笑了起來

月亮奮然掙出水面

叫了一聲：

抽象

風過 樹過 月過 水過

你的朦朧

還是一首詩



微本 微目 微樹 微風

微雨 微雪

微雲 微霧

問詩

以夸父追日之勢
排山倒海橫跨南海之濱
用磅礴的掌風
劈開長城

神州不倒
數以千計的龍襲來
我舞動三頭六臂
學哪吒拔鱗去鬚
還以龍的根本

像漫天的雨花
龍 窮出不盡
只好落荒而逃
退守南洋
以蕉風椰雨做屏障
用南方的語言

改變容顏
與神州 隔絕

詩不死
有朝一日
再以哪吒的風火輪
追龍



父親的神州

不想割斷母親的臍帶
在籍貫內填上：“海南萬寧”
從此迷上會館
只因參雜不清的鄉音裏
有海南

香菸的朦朧
可以製造神州的假象
一九三四 彷彿在昨天
重生 不願解讀
今夕的現實夢境

南洋的風雨很瀟灑
我們的語言早已脫離神州
而您卻醒在黎明之前
咳出了一口
鄉愁

我的邊陲文字

把詩餓了 驚醒
衆詩的夢境
用我的語言
尋找一塊後設的土地
耕耘凋謝的花 循環
然後 開在牆的隙縫
力爭一地

徘徊在南洋與神州之間
夢與現實
遲疑在邊陲國度
一腳在南洋
一腳在神州
怎樣分割
僅有一個夢

誰在紮根
誰在漂泊
我在文字邊陲
思索



解剖林野夫

一身兩化

盡用不懂的語言

企圖游走文字之間

像迷宫

困死讀者

要解剖

首先去掉林姓

在還於真名之後

馮學良

呼之欲出

戰爭

一． 起

企圖用強悍的筆調
書寫貧瘠大地的荒涼和蒼茫
重新結構
歷史的過去和未來

二． 承

歲月像把刀
顛覆歷史的佐證
一道道的傷口
像風沙中的輪跡
輾成血痕
條條 泣血
爾後 被覆蓋

三．轉

繁星佔領了天空
月亮 忿怒的變形
以彎月劈向衆星
撇開隙縫 讓月光
撒向相信真理的信衆

四．合

一臉茫然的孩童
眼瞳裏看到了
烽火
死亡

京那巴當岸河

傳說中的一條中國彩帶
在歷史洪流中不慎烙印在
北婆莽莽叢林的版圖
化成急湍河水
日夜吟唱

淘不盡北婆風霜
唱不完歲月滄桑
只有一條條的樹桐
最瞭解它的心事
共闖險灘

瞧那河邊的村落重疊
正在林立 伸延
多情的河水
企圖洗滌原始的意象
讓村子後邊的雨林

洗禮蒼茫

河 日以繼夜的奔騰
奔騰 奔騰 奔騰

而謎一般的中國之手
依然沉默在混淆的懸案
那一年才能釐清殘渣
還歷史一個
真相

註：京那巴當岸河（Sungai Kinabatangan）據說是由Cina
Punya tangan 演變而來的，傳說宋朝的狄青和明朝的軍隊
都曾在河邊駐軍，並且與當地的土著通婚。在河的兩岸經常
有土著或考古學家挖出明朝的陶器，以證明在很早以前就有
中國人踏足北婆羅洲；也有些土著亦這麼說，他們的祖先叫
狄青，是中國某個朝代的大將軍。這個歷史懸案，到今天依
然還是個謎。

《填補．我們》後記

有文字的日子，我的生活會飛翔在一個充滿詩意的歲月裏。

我没有刻意去塑造生命，我只是隨意的飛翔。

所以這兩年來，我的詩，寫得很少，不像往年，如洪水泛濫成災。

說是惜墨如金，不如說成是休息是爲了充實，來得更加貼切。

詩寫得少，出書的欲望，相對的就減少了，但是，在心頭總有一個願望，就是與義兄出版一本屬於我們合集的詩集，以作日後的紀念。這個願望，終於在五年後實現了，也促成這本新詩合集出版的因緣。

記得出版第一本詩集《一輩子的事》的時候，我曾對義兄說，希望有機會出版一本合集，當時義兄說，不急，稍後再說，可我知道，當時的自己，水平仍在有待努力中。過了一年，我又出版了第二本詩集《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相同的，時機尚未成熟。第三本《因爲有風》出版後，我再重提此事，義兄才說他的作品不够，希望再創作多一點，才收錄進這本合集裏。

二零零二年的農曆新年，我橫渡了南中國海，在義兄的家小住幾天，我再次提及合集一事，義兄這才認真的處理稿件。

整個編輯的過程，並非可以在短期內完成，整理，篩選，打稿，校對等等，也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把一本合集的雛形完成。我不是專業的寫作人，更不是專業的出版者，所以整理方面，許多時候都出現有心無力，無從下手的感覺。雖然我已經出版過幾本書，但是這一本不同，因為有義兄的參與，所以壓力是在所難免的。

這本書題名《填補·我們》，是別有用意的。其一，正如義兄所說的，我們每天都在填補人生；其二，我記得義兄曾說過，當年他有一本合集叫《四月·我們》，因某種原因，書出版後下落不明，終究沒把書送到手上，是一種遺憾。所以我把這本合集也題上了‘我們’，算是為他‘填補’那一點點的遺憾吧。

這一本合集，是純紀念性的出版，沒有野心，也沒有企圖。

在記憶中，馬華文學裏，不曾出版過一本東西馬文學合集的著作，我們這一本，算是首創先河的出版吧？東西馬本為一家，然而在馬華文學裏，沙巴文學似乎很少被提及，更遑論被記載。希望透過這一本合集，可以把東西馬文學聯繫在一起，做為一道文學的橋樑，這樣，馬華文學才有望更具完整。

這，或許是我們的一點點企圖吧？

這本新詩合集，可以說是中青代的結合，然而在寫詩的手法上，是迥然不同的，不管是手法和架構上，各有風采。希望這本詩集，不會當成被比較的詩集，這非我們的原意，我們只希望把真情化為文字，讓喜歡讀我們的詩的朋友們，一起分享那一份感受。

人生難得有機會去實現願望，那怕窮盡一生，也落得遺憾

終生。

這本合集，算是我們的願望之一，完成之後，又繼續走我們的路。以後的路，也許很難再重逢，不過，至少目前已經相逢了，那怕日後無緣，也算是無憾今生。

合集之後，又各自的單飛，各有各的精彩。

是短暫的，還是長久的，我相信佛家有曰：隨緣！

有風的日子，我特別高興，因為可以起飛。

起飛之後，我又可以飛越另一個山峰，繼續我的視野，繼續我的探索。

寫詩的路上，要感謝的人，非常的多，除了我國的各詩友之外，臺灣，中國，新加坡，美國，澳洲和香港的詩友們，都一直在鼓勵和教導我，心裏不勝感激。

一本書的誕生，除了有文字之外，外在的裝飾也不能缺少，再次感謝北馬畫家張培業先生為我們提供另一次精美的作品，以充封面的設計。

有了封面，也要感謝為我們跨刀寫序的著名詩人吳岸先生。

有了這篇序文，讓這本書更具風采。

謝謝一路上都喜歡我們作品的朋友們。

您的激賞，讓我們的腳步更鏗鏘。

是為後記。

零三年·十月·十九日

根城

夢 天 文 叢 六

填補 · 我們

作者：冰谷、林野夫

印刷：砂隆印務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Bhd.
Lot 228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Tel: 082-482329, 332570
Fax: 082-332930

初版：2004年10月

定價：RM15.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林野夫簡介

原名馮學良，

六字輩，

生于砂勞越古晉，目前定居沙巴州山打根，為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永久會員。個人著作有：散文－《歲月長河》、《古晉舊事》，詩集－《一輩子的事》、《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因為有風》。

夢天文叢六

我們



林野夫詩集
(2001-2003)

ISBN 983-40089-2-9



9 789834 008925